

还有一些人，宁可冒着风险，也愿意向前冲，寻求更大的人生价值，这些就是“奔日子”的人。当年我就觉得自己是“奔日子”的人，有了这个想法，再回想自己之前40年的沉默生活，就觉得更憋屈，当时的体制只要有一点缝隙，我就要坚决地钻出来，自己创业。

《联想之星》：“奔日子”的人，通常是比较辛苦的，在做企业的过程中，您有没有过要放弃的想法？

柳传志：肯定辛苦，而且也有风险。我有一些大学同学，很平稳地度过一生，也都挺好。还有一些计算所的老同事，当年也是下海创业，结果却不怎么好。

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，我就不觉得辛苦，真是这样。你看美国的篮球运动员，身体多壮，中国篮球运动员根本没法比，他们平时肯定做大量的肌肉训练，吃很多苦，才有这样的结果，但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，愿意这么做才能练出来。做企业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为什么不高兴、不愿意呢？

联想创业时，中国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，有很多需要改革的旧制度，我们要有所突破，难免会走到红线面前，要非常谨慎、小心，这些事让我不高兴、不愿意。如果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，大家在基本规则下进行良性竞争，做企业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学习、思考，想出很多好办法把企业做好，那就更好了。

《联想之星》：在您看来，和您1980年创业时相比，现在的环境有什么不同？

柳传志：尽管还不够完善，但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环境，总体来讲，制度环境比过去要好。环境对创业更宽容，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思想、方法的转变就变得重要起来。在办联想之前，我在科研单位里工作了十几年，常年做技术工作，按照我原来的思维方式，肯定是办不好企业的，从科学家转变为企业家，需要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转变甚至突破。

我们办联想之星的一个重要初衷，就是帮助科技工作者了解科技成果如何变成产品，再销售出去，中间需要哪些环节，每个环节又应该做什么、谁来做、用什么方法。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培训，尽可能地与学员一起了解商业运行的规律，触发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。

《联想之星》：如果让您对接触过的联想之星的学员做一个描述或者评价，那是什么？

柳传志：从我听说和接触过的一些学员来看，他们还都是属于“奔日子”的人，有不错的科研成果，想把它们变成产品，做一番事业。但是，做企业是一个不断行动、思考、再行动的过程，只有好的科研成

果和热情是不够的。

真正强的人，是经历过挫折甚至失败，还坚持找自己的毛病，找到真正的原因，进行研究和纠错，兜个圈再冲上去，这样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受到挫折就退下来，以后自然就没有机会了。

遇见·另一个我

创业总是让人充满激情，却未必总能保持理性。当一个人在创业时经历艰困时，内心也将经历蜕变，发现另一个“陌生”的自我。“他”也许勇敢、坚强，也许软弱、感性，也许在创业热情和理性思考之间摇摆，也许在将“团伙”变成团队、同仁进化成组织中经历苦痛。

另一个我是不同的角色、现实的方法、丰富的内心和历史的抉择。当创业者们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、与另一个我相遇时，该如何看待、对待“他”，并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合二为一？

联想之星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，在富有激情和天赋的创业者通往未知的路上，联想对企业发展规律和管理的认识，可以在技巧、方法层面为他们提供帮助，让他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，尽快发现和确认“另一个我”。

联想无法扮演上帝，却可以成为他们在痛苦现实中的催化剂。从性情到理性，从“蒙着打”到“瞄着打”，从梦想的虚幻到行业趋势的现实；像生意人一样去做生意、像企业家一样去管理企业，在联想的帮助下，创业者可以加速实现自我突破与转变。

时间遇见英雄

创业这个话题尽管流行，却并不新鲜。当下，很少人读过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小说《创业史》，但正在社会中担负起创业重任的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们，或许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那一篇《梁生宝买稻种》，记得这位陕西农民在小饭铺里就着自己带的干馍，花五分钱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，为了节省一角钱，划三根“洋火”在黑暗的小站站房地上，找到能打开铺盖的栖身之地，抽一袋旱烟，在烟雾缭绕中获取内心的幸福和满足。

创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家业、企业、事业。从第一个层次看，几千年来，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业，“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小富之家，从来都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梦想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农民开始走出家庭，与豪情满怀的开国者们一起，试图用全新的方式，将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改造成现代社会。